

台文放送第81期



向你汲取陰暗而營養的夢
潮濕的心事仍在繁殖
終於長成不需要光合作用的樣子
不再害怕雨勢滂沱
或是靈魂腐朽

2022年10月
發行人:何義麟
主編:洪筱婕
2009年9月10日創刊

出版者: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
出版地:台北市和平東路二段134號
電話:(02) 27321104 EXT.62231
傳真:(02) 23788790

目錄

- 呂珮綾：〈夜半三點——與高同學密談〉-----p3
- 王倩慧：〈倒著順序寫作〉-----p.5
- 阮氏黃美：〈來！我和你講個故事……〉-----p8
- 黃詠琳：〈將心比詩，與詩俱進〉-----p.9
- 張怡璇：〈創作這回事〉-----p.11
- 高于婷：〈努力與才華〉-----p.13

心得分享

詹斯閔-----p.15

李政廷-----p.16

呂珮綾：〈夜半三點——與高同學密談〉

「標題就叫『半夜三點與高同學密談』好了。」我打字。三點十三分。

「……怎麼隱約透露出一種很肝的感覺。」認識多年，大概也可以想像高同學在螢幕另一頭會擺出什麼表情。

講高同學之前，先從今年台北文學獎的首獎詩作〈一袋米要扛幾樓〉開始說起，這詩本身極好。比較容易被注意到的亮點是，這首詩化用了日本漫畫《火影忍者》裡的反派角色「培因」(pain) 與其空耳梗，因為這首詩的風格實在太超出常人對詩的想像了，一度蔚為討論。反覆讀這首詩的時候，我首次浮現了幾秒「我真的要繼續寫下去嗎？」的自問。

但舉白旗從來就沒什麼意思。有強者會使整個遊戲變得好玩起來。童年在《火影忍者》裡有個我始終摯愛的反派角色「迪達拉」。這個角色的招式大多是源自一個禁術：賦予物質查克拉之術。因為有了這個術式，迪達拉得以把能量放入自己捏出來的黏土裡。這個角色的戰鬥方式大致是這樣的：選定適合的黏土，在對的時機讓它們盛大引爆。

有時我武斷地想，這個禁術幾乎也是寫作的精髓。慢慢去捏著那些白色黏土：甲蟲，蝴蝶，蜘蛛，水母，貓頭鷹，甚至是巨大的金翅鳥。這些看似莫名其妙的生物，就會因為你所釋放的查克拉能量有了生命。它們會與你一起移動，呼吸，引爆。迪達拉應該也會這麼贊成的：創作者終究得為自己點燃的火花負起責任才行。

回頭想想，比較穩定有在寫作，大概可以從國中的日記習慣開始。我寫日記，起初只是為了讓自己免於尷尬而漫長的求學階段，但基於連自己也不太確定的理由，後來再也沒有想過要停下（為了免於這個尷尬而漫長的人生——？）漸漸地，也不再是寫給自己看。基於某種渴望，某種好奇，以及文學獎徵件裡的某個獎金數字。我練作文，寫詩，寫文案，寫採訪，寫更多詩，好詩爛詩都有，但後者還是多上許多。大學時也曾經為了賺取校內的文學獎獎金，動機不純地開始寫散文和小說。

好幾年前，我與高同學初次見面，是在某屆聯合報作文大賽的新北區頒獎典禮。因此在我們極為稀少的合照中，包含了一張笑咪咪的朱立倫。不過這不是重點。重點是，在後來很長的一段寫作歲月裡，我不知為何就這麼恭請了高同學見證我那滿懷鬼胎的寫作生涯：黑歷史、零星的文字、更多黑歷史、從高中到研究所時期累積下來的通篇幹話（若把訊息欄的文字影印成冊，應該可以累積五大本），社群時代的通訊史，也就這樣默默紀錄了我輩沈迷於禁術的寫作者。

懷抱著心魔的高同學說：「知道自己喜歡什麼，至少走起來比較穩當」。同樣持有某些心魔的我在螢幕這端點頭。誠然，我們也都心知肚明，每個寫作者多少都會有專屬於自己的客製化心魔。出書？銷售？才華？文類？時間？進步？題材？風格？能不能被看見？是不是哪天就乾脆不寫了？重點是：能不能夠好、更好？問號可以無限增生——但最終，每個人都還是會有默契地走開，繼續埋頭偷練自己的術式。

真是半夜三點才適合說的話。光是這樣就已經足夠閃亮了。



圖說：附圖為大學時期的畢業小冊子《天亮前先去跳舞》

王倩慧：〈倒著順序寫作〉

說起我學創作的起源，大約是在2003年女兒上小學一級的時候吧，那時的大眾愛情小說很暢銷，寫一本十萬字的愛情小說，約可賺到三至五萬元，打字對我來說不是問題，如果以一天在家工作八小時來算，可以打三萬字，那麼最多四天可以打完十萬字。我想，一個月如果能寫兩本小說，那麼比出去上班好太多，可以在家工作，又可以照顧小孩，但如何寫好一本愛情小說呢？於是我報名婦女會的寫作班，當時的老師是女作家馮青老師。跟著出名的女作家來學寫作，鐵定美夢速成真。我利用週二，女兒上整天課時去學寫作，上了一期，很想退出，學得不是寫愛情小說，這與我的目的不同；我們學的是現代詩、詩語言和鏡頭語言。馮青老師的意象堪稱精準，她說一切創作要從詩開始，我姑且又學了一期，漸漸的愛上寫詩。學習時期，老師和同學描述我猶如「大鍋爐」，意指我沒有固定風格。也為了要學好寫詩和找到風格，我開始抄詩，其中最中意的是張錯的詩，剛中帶柔的中性詩，最覺得窒息的是鄭愁予的情詩。

之後女兒上三年級，我想再給自己一個學期的時間學寫愛情小說，於是報名耕莘文教院的婦女寫作課，學寫作，結果仍然不是學寫愛情小說，而是學散文和小說，於此我似乎能理解什麼是「文學」；在耕莘第十八屆畢業時，參加現代詩的比賽獲得第二或第三名，當時我完全沒有概念要替自己留下第一篇得獎作品，有一天若想找出來，得去國圖找耕莘期刊了。

念完寫作班，愛情小說還是不會寫，大概我與愛情絕緣，於是去教安親班，至少有固定收入，一教就是十六年。第十六年因為與補習班的老闆產生理念不合，被學生家長客訴，而離職，當年與女兒同時考上大學，她念醒吾科大設計系，我則念真理大學台文系，其實是我是找不到中文系，反正想想，都是文學系吧，就姑且念之。

大一時接觸「自然寫作選讀」一科，找到了寫散文的方向，之後必修「西洋文學批評」學會寫小說。在大學裡第一次參加教育部閩客文學獎，獲得客語散文和現代詩獎。再說起我如何學客語的，因為念大學前，被朋友推進影視圈，參與一家影視公司製作客台的紀錄片「大眼睛看大狀元」，話說這次做廉價勞工，除了田野調查之外，還寫腳本和兼畫電視插圖（把拍不出來的老行業及物件畫出來），趕拍時，就跟著外拍，一邊做檢場小妹，一邊用眼睛看如何製作老行業，回公司後寫出腳本和田野調查，這種工作方式，訓練出我倒著走工作流程，也促使我去學客語。老實說，當時的兩年工作後，如何還能活到現在念完研所？它不是夢，簡直是在另一個時空度過的兩年。也因為如此的奇遇（我並不喜歡這類的工作，但「逃不掉」的際遇），逼使我放棄寫愛情小說，幾年過後，愛情小說不再容易賺錢了。我只好朝文學獎前進。

在真理大學學台語之後，我念想著，詩、散文、小說、客語都接觸過了，台語如何學寫？有一晚失眠，終於想出破解的方法，其實很簡單，如何學華語就如何學台語，換個語言的事情而已。於是在真理大學畢業前，有一年拿到三項台語獎，兩項客語獎，同一年共五項獎，那時是破紀錄的。平日少說話的我，聲音到了嘴巴出來就像東南亞的腔調，有台灣客語腔或客語台灣腔，標準音和羅馬拼音只能停留在腦袋裡，這是我創作以來最大的困境，但終究是有辦法解決的，一年之間，我買的台、客語詩、散文、小說超過華語的文學作品，廣泛閱讀讓我學會不少的詞彙和文章架構，2019年獲得台灣文學獎現代詩獎，2021台灣文學獎台語小說入圍；2021年獲得吳濁流文學獎客語現代詩第二名，這也是我從學生組走向社會組的階段。其實，這些獎項給我帶來一些負面的評價，不論台語或客語界的朋友，都發出疑問：不會說，會為什麼會寫？但我想反駁：你會說，為什麼不會寫？我在學語言上，也是倒著走，說、讀、寫、聽。

我並不是聰明人，記憶也不好，無法咀嚼別人研究的成果，也記不下來，我只是在學架構和作家的視角，又因為少講話，在外行走時，常不自主的與自我對話，靈感於是出現。我曾經想努力變聰明一點，但無法做到，最後乾脆放棄，壓力太大，不妨讓腦袋留著空間，讓自我發揮。我無法理解其他人的想法是什麼？不如先將自己變成「傻瓜」，摸索出自我的模式。因為愚，故我常不按牌理出牌，因為在「寫」或在「創作」時找到穩定感、鎮定感、安全感，以至於愉悅自己、或說服自己、或反駁自己原始的想法。

被說多了閒言閒語，就愈想寫，也許是一種柔性的報負，當對方愈是嫉妒，反而我覺得愈要讓自己快樂。故，寫作是我目前唯一的快樂來源，於此，每一個當下，都會是靈感的來源，一切世俗紛爭已棄之於外，靈感便有足夠的空間自由行動。

我喜歡長時間在家，悶到想法停滯，然後就出門坐車，不見得出遊，就只是坐車，最喜歡坐高鐵，高鐵上比火車或公車稍微安靜，比國內飛機到地的時間距離稍長一些，這一段時間剛好讓我的腦細胞隨風流動至剛剛好的時間，不會太過放飛，收不回來，也不會還沒放風出去，隨即又要停止。

其實我寫作的目的，單純就是尋求快樂，並非療癒，因為我覺得沒有心病。就如同我喜歡買蛋糕給小朋友吃，他們吃出快樂的笑容，我就很快樂，但那並非是做善事的快樂，而是被純真感染，我並不喜歡吃蛋糕，也許我是被自我內心的純真影響，或被景象內在的純真而觸及感情，只要一快樂，靈感隨之而來——



阮氏黃美：〈來！我和你講個故事……〉

如果你問我有關寫作的事情，我會告訴你，我稱不上「寫作」，我更喜歡說我是在和你講故事的。因我不擅長與人搭話聊天，很多想法我只在腦海中環繞，所以寫作就是我與自己與別人的對話。我只是想把個人所想所思記下來，而寫日記是寫作的第一步。小時候，家境不好，父母工作又繁忙，關心不到孩子在想什麼，忽略了我們精神上的發展，日記是我長大後自己練出來的習慣。後來有了臉書，我就把比較有趣的故事寫成一段片文章貼上去，且得到朋友的好評，這也是促使我認真思考寫作這件事。許多貼文與家裡人有關，描寫家中成員讓我印象深刻的對話、行為或周圍我觀察到的人事物並覺得那些經驗值得與大家分享。換言之，目前我寫作的主題與靈感來自我日常生活，而練習寫作像個兒童學走路一樣，一步一步地走。赴台留學可算是機遇，讓我的寫作有了轉變，在這兒，我才真正做一個「講故事者」。之前是自己突發的興趣，現在卻是嘗試、磨練自己寫作的能力。寫作對我有很大的幫助，特別是深化我思考的層次，讓我的想法更寬更周全，進步一學習反思的方式。對我來說，生活本身就已經很複雜了，所以在寫作的時候，我偏愛用樸素、簡單的詞語，易看易懂，主要著重在故事的內容，追求真實、深刻、人道。所以，喜歡壯麗文章的讀者，我寫的東西很抱歉不適合你們。畢竟在你人生中你不能滿足所有人，所以道合志同的人便自然而然地互相取暖。最後，我想說的是，我手上的筆現在可以比喻為一塊鐵，希望有一天你再見到我的文章的時候，這塊鐵已經練成針了。

黃詠琳：〈將心比詩，與詩俱進〉

曾經寫詩對我而言，彷彿是天邊星辰般遙不可及，只能遠觀、賞讀，始終難以下筆成篇。因此，即使從學生時期以來，都非常熱愛文學，大學也就讀中國文學系，但在創作之路上，起步卻相對很晚。直到出社會工作的第二年之後，或許是有了更深的人生歷練與體悟，任職過故宮博物院、領事事務局、中央研究院等不同屬性的領域，於是開始嘗試以寫詩為日記，捕捉日常生活經驗，將心裡縈繞的感觸、思緒，逐漸醞釀、沉澱、梳理為字句。

在有機會發表詩作的第三年，也到「三十而立」之年，便取筆名「齡槿」，其涵義為「樂齡」、「槿花一日自為榮」之意，期盼終身都能在創作中自得其樂。此外，慢慢形塑出自己的創作觀：「身為天地有情眾生之一，祈願作個勤奮小農，在廣袤的文學之田裡，耘耔娑婆世界的古往今來、陰晴圓缺，耨耨執念，溉以禪偈，施以君子意，希冀收穫言志而寧心的詩之果實，潤色生命，並涵藏著期待另一次萌發的種子。」（《從容文學》8（2017.01）：48）

為了砥礪自己，進一步追尋創作的夢想，在就業七年後，非常幸運考取臺灣文化研究所，再度重返校園進修。在學期間，不僅有文、史學組的多元綜合課程可以拓展學術知識的視野，也包含強調應用層面的實習。此外，所裡真的就像一個溫馨的大家庭，師長的教導、鼓勵，同學的關照、支持，點點滴滴都成為持續創作、突破瓶頸的重要指引與溫暖力量。

目前已經申請通過以創作詩集代替碩士學位論文，除了平日努力撰稿，也會利用假日參加一些走讀踏 查，或是觀賞藝文展演，增廣見聞。近二年都有前往參觀校 內美術館舉辦的「不朽的青春 ——臺灣美術再發現」與「光 ——臺灣文化的啟蒙與自覺」展覽，深受感動與啟發。展場的牆面上，標示首位入選帝展的臺灣人、雕塑家黃土水在〈出生於臺灣〉（1922） 所言：「永劫不死的方法只有一個，就是精神上的不朽。至少對我們藝術家而言，只要用血汗創作而成的作品還沒有被完全毀滅之前，我們是不會死的。」這一段鏗鏘有力的文字，正如同閃耀的陽光，照亮每夜沉思寫作的寒窗。



（初春的午後，攝於慕哲咖啡館）

張怡璇：〈創作這回事〉

書寫對我來說一開始只是為了把握住日常，所以我很長的一段時間，寫出來的東西不去預設讀者是誰，甚至也很排斥私密的情緒被看見，而有意識地避開公開發表。至於創作對我來說起初只是一種自我治療的行為，讓我能夠把那些猶如毛線團無法輕易理開的糾結，透過再現或者變造的方式，進入到當時我所面對的課題。

一直到我考上大學，才開始注意到校內文學獎的存在，這個時候才去嘗試接受生產必須預設有讀者（評審）閱讀的內容。而當書寫需要假定不只你一個人參與其中，內容就不能停留在純粹的私語言。可能也是因為當時加入了校園詩社，於是我自然去靠近詩，並大量地練習寫，所以在過程中去認定了該文類與我的需求十分貼近。比如它在技藝上更加仰賴解碼來進入，亦時常藉由意象來讓作品產生張力，虛實的界限被模糊化等等，所以我其實是策略性地轉換文體。



在習慣了預設讀者的寫作後，我進一步挑戰其他文類，這對我來說算是脫離了只是「誠實」的階段，來到學習如何經營技巧的時候。此時我也碰上所有創作者都會遇見的大哉問：「我想透過創作表達什麼？」當我去思考這個問題後，我很快地便意識到自己並不渴望藉由創作被更多人看見，單純只是享受去創造一個內容，而擁有我自己投射出的精神世界。

如果說「沒有靈感」是創作者的困境，我只能說自己從不感受被什麼困住。我是一個任性的創作者，寫不出來的時候就是真的不想寫，不想跟任何事物產生連結，或者更精確的說，暫時不需要透過書寫來獲得精神安撫。進入到這個狀態時我會轉而去閱讀、追劇，甚至是吸收理論。無論如何，我並不假設有甚麼目的需要被達成，但有意思的是，那種枯竭的感覺，總會一點一點地，被別人的靈光慢慢填滿。

如果要我給其他創作者一些什麼想法來交流的話，我只能就我的經驗來分享，有時寫不出來不是因為真的毫無想法，而只是缺少了能夠啟動書寫的外界刺激。可能就像有些人寫文時喜歡聽音樂，需要被情感渲染、或者看見別人與自己相像的投射……我認為這其實是一場作者「我」與他者的對話，只是這個對話的時刻除了你自己，沒有人知道而已。

高于婷：〈努力與才華〉

在漫畫《藍色時期》第38話，擠進東京唯一一所公立美術大學，展開大學生活的主角在歷經種種挫折後，忍不住探問其他同學：「努力是一種才華嗎？」難道才華不就只是才華、努力就是努力嗎？

同為藝術創作，寫作到底需不需要才華？還是努力也可以寫得好？先不論那個「好」為何，到底是不是天生就有一種屬於寫作的才華才能寫得好？還是可以靠著努力的積累，去靠近那個「好」呢？

高二的時候以現代詩拿到第一個全國性的學生文學獎，忍不住思考：「我有寫詩的能力（才華）嗎？」後開始買了人生第一本詩集、參加文學營隊，為得都是試圖靠近在得獎之前我從未理解過的地方，也間接對台灣文學產生興趣。

只是越嘗試，似乎發現才華越不存在。雖然在文學獎上仍有斬獲，但現代詩沒有在除了校園文學獎外的競賽中出線，大學一年級的老師說：「可以更有音樂性一點。」我知道音樂性是什麼，但不知道該從何表現在詩作中。三年級在現代詩課，老師說：「我可以承認你有跨過這個現代詩的門檻啦。」之後我很久都懼於請他人評詩。

我偶爾跟當時一起寫作的W說，我不像你有寫詩的才華。

W則回道，我覺得你現在有寫詩的心魔。

後來又花了很久的時間，才在近期真的有擺脫心魔之感。即便真的沒有寫詩的才華，但我真的有確實努力過了嗎？我有讀更多詩、更多評論、甚至是更多詩論了嗎？一味的寫或許也是一種較為粗糙的努力，但就像低著頭猛力衝刺，到頭來只是毫無目的的亂竄。

「如何」努力，也是一件需要學習的事。

回想起研究所的第一個學期末尾，接到出版社電話說當年度的主編要把我的一篇大學作品選進年度小說選，對於在小說上也算是半個初學者（比例上更常寫散文，該篇小說甚至是為了逼自己開始寫小說，在大學畢業前去修了系上開設的小說課）的自己來說，著實是一件開心的事，但卻從來不因此思考過「有沒有寫小說的才華」，或許也在這個當下，我也真的已經比高中時期的自己走得更遠。

我不知道究竟有沒有「才華」這件事，但最終，我認為對W說出「你有才華」，是一件失禮的事。即便有才華的人，也努力去閱讀、去感受、去生活，若只單用「你有才華」來概括這些，便是抹煞了他在造就今日這個在他人眼裡「有才華」的自己前所有的努力。

比起有沒有才華，或許更該思考的是：「我喜不喜歡？」然後努力去學習、去體會、去辨認身體與一切事物接觸與分離的過程。即使不知道能否到達企求的終點，但要反覆自問：為什麼開始寫？

請務必永遠記得，最初愛上文字與寫作那一刻的感覺是什麼。



詹斯閔

目前為止，我還沒什麼像樣的文學創作，比較多的寫作經驗是受委託，執行採訪報導。收到一個題目之後，我會地毯式搜索相關資料，和學術的文獻回顧很像。接著我會畫出兩個軸線的年表，把受訪者的人生或某議題的重大事件，和台灣歷史兩相對照，勾勒出時代背景。為了完整建構受訪者的人物性格，準備資料和採訪過程中我會調查得很詳細：童年遭遇、家庭經濟背景、情感狀態，甚至是在家排行老幾等，這是受楊德昌寫電影劇本時做角色功課的方法所啟發。通常我在採訪時不做太多引導，我傾向於讓受訪者自在漫談。所有素材到位了，接下來是決定文章架構。我會用案主的字數要求，回頭推算要有幾個段落，一段約三五百字，每段一到兩個論點，依此決定素材取捨，最後是考量敘述流暢，鋪排所有論點的次序。上述技術性的方法之外，最需要注意報導寫作的倫理責任。某些線索不能為求效果，寫得太煽情。同時必須尊重受訪者意願，他們不願被談論的部分不能寫，最後完稿後、刊登前也要先給他們看過確認。

文學是我寫報導的好幫手。例如某次要寫非洲獅子山共和國的廢死運動，我對非洲的政治和社會脈絡十分陌生，趕緊去找非洲文學的介紹來看，很快能捕捉大致樣態。最後完稿時，還巧妙地用上文學作品裡的字句。有時候我用文學讓紀實和議題性的報導更有情感。

寫報導一兩年下來最大的困境是，稿費事實上無法讓我維持生活，還必須做許多額外的零工。而且題目往往是案主決定，沒辦法盡情發揮。希望有寬裕的時間，靜下來好好寫自己掛念已久的題材。在真正能以文字養活自己以前，只能這樣慢慢、慢慢地走吧。





寫作心得 李政廷

寫作不簡單。寫小說的時候，需要設定人物，安排情節，建立場景，思考對話，尋找資料。寫作不有趣。寫小說的時候，只能面對還是一片空白的文件檔案，敲打已經記住位置的鍵盤。一段文字接著一段文字出現在螢幕，可是過程並非順利，有時想要打開PS4，打開Netflix，有時甚至想要全部刪除，陷入不斷循環的矛盾。不只如此，寫完小說的時候，如何處理自己的小說也是一個問題。須不須修改？要不要投稿？會不會得獎？投稿不一定得獎，但是不投稿就不會得獎。

如果寫作不簡單不有趣，不一定得到相對的酬勞或值得的回饋，為什麼寫作？也許寫作就是一種滿足自己的方式。在電視上看到一則新聞，好奇事件未來的模樣。在咖啡廳上遇到一段對話，好奇對話背後的想法。在網路上看到一段留言，好奇留言發送出去的心情。為了滿足自己的好奇，所以一邊寫作，一邊想像。

某天在圖書館找到一本《寫作門徑》。《寫作門徑》的作者陳劍秋認為寫作需要「感興」，而非「靈感」。因為出現「靈感」的時候，不一定有辦法表達，沒有「靈感」的時候，不一定有辦法寫好。

畢竟這是過去的寫作建議，「感興」也許就是「有話想說」的意思吧？只是每個寫作者想說的話與想說的原因未必相同。我的「感興」，就是對於這個世界充滿太多的好奇。

台文放送徵稿訊息

《台文放送》是所上全體成員互相交流、抒發心情的通訊刊物,於每年4、5、11、12月下旬出刊,在此向大家竭誠稿。稿件的體例及內容不拘,舉凡所內活動報導、藝文創作、生活享、研究感想、書籍介紹、觀影心得、旅遊札記等等皆可;字數希望在 300 至 500 字左右,若能提供相關照片更好(須無版權問題),恕不提供稿酬。

GRADUATE SCHOOL
OF TAIWANESE CULTURE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
台灣文化研究所

